



《夜鶯》 回家·歸根

父母日以繼夜工作，感情淡如水，女兒無人照顧下，跟着爺爺與陪伴爺爺十多年的夜鶯回老家。從北京到陽朔，祖孫倆不搭飛機，坐大巴輾轉回到廣西，卻因為搭錯車，迷失在山林中，巧遇好心人泛舟越過山林，在苗寨留了幾天，最後幾經辛苦回到山明水秀的故鄉……

《夜鶯》是法國五月電影節的閉幕電影，是法國導演 Philippe Muyl 繼2002年備受好評的《蝴蝶》後，又一講述祖孫情的電影，也是2010年《中法電影合拍協議》簽署以來的第二部中法合拍片。因而毫不意外片中角色皆由中國演員擔演，李保田飾演的爺爺、李小冉飾演的母親，讓人眼前一亮。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電影叫《夜鶯》，在導演眼中，夜鶯如同貓狗，是中國人最愛的寵物。這隻「寵物」陪伴爺爺十八年，並帶有亡妻的影子，牠的歌聲撫慰爺爺寂寞的心靈，爺爺遂帶着牠回去探望亡妻。恰巧，安徒生童話也有一個關於夜鶯的故事，國王喜歡夜鶯的歌聲，把夜鶯抓來關在籠裡日唱夜唱，後來得到日本天皇送的機械夜鶯，遂放走活的夜鶯。後來國王生病了，飛走的夜鶯回來唱歌，歌聲治好了國王的病，夜鶯永遠留下來了。

結合安徒生的故事，夜鶯就不純粹只是一隻寵物，反而帶有回歸的意味，與電影強調的家與根緊緊相繫。

摩登城市與純樸鄉土

對於 Philippe 來說，拍攝《夜鶯》是一個意外。2002年《蝴蝶》在內地反應不錯，小女孩與爺爺間的情誼、童趣般的問答、鄉村間的美麗純樸，讓人驚艷。2009年，Philippe 遇到娶了中國妻子的年輕製片人 Steve René，「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拍一部中國電影。」Philippe 當時很糾結，「我對中國完全沒有方向，我不了解中國電影、不了解中國演員，也不知道中國的文化，這是一個很瘋狂的項目。」

最初，Philippe 打算翻拍《蝴蝶》，但想了想，發現自己並不想翻拍，而且蝴蝶對中國人來說，並沒有很強的象徵意義，倒不如推倒重來，創作一個新的故事。

城鄉分歧、家庭價值觀、父子矛盾等，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入手的題材。導演也說，不想拍大部分中國導演擅長的批判社會的故事，反倒想探索三代之間的矛盾。順理成章地，他長時間留在中國，Steve 成為他的嚮導，而 Steve 的中國妻子也成為了他的翻譯。「我去了雲南、西安、南寧、桂林等地方，本來想在上海拍，但那裡不太『中國』，所以選了北京。」Philippe 鏡頭下的北京非常時尚，是一個現代大都會，整個城市帶有萬家燈火的繁榮，包括小女孩一家住的公寓、父母的穿着等，都散發着時尚氣息。但鏡頭在離開城市，轉入鄉村時，又精準地捕捉了那片綠悠悠、復古、不經

污染的土地。儘管書上提到的「桂林山水甲天下」早已名不虛傳、被過度開發的旅遊業破壞得蕩然無存，但那片青山綠水、一望無際的梯田、年代久遠的苗寨，甚至那葉輕舟，依然洋溢着難以言喻的美。Philippe 希望中國觀眾不要忘了自己有一個美麗的國家，而法國觀眾也必須知道，中國並非只有污染、有毒食物和工廠，它也是一個宏偉的國家，擁有很多自然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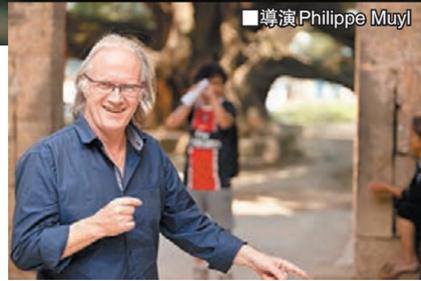
三代人的心結與矛盾

《夜鶯》是近年少數着墨於人情、家庭的中國電影，或許，對於外國觀眾而言，《白日焰火》裡的哈爾濱，黑漆漆的、凌亂的，更符合他們對中國的想像。但 Philippe 帶來了另一種中國紋理，如同所有發展成熟的社會一樣，中國的家庭也在這二三十年間有了改變。電影裡的父母，象徵了都市裡的中產家庭。一個是女商人，常常要與客戶談生意；一個是成功的建築師，世界各地飛來飛去。曾經，爺爺就是為了提供好的生活環境給兒子，遠走他鄉，來到完全陌生的城市打工，連妻子病重，也沒法回去看她。兒子長大事業有成，社會條件、生活環境早與父親時不一樣，父子之間難免會因為價值觀不一而產生矛盾。而小女孩，也就是第三代，生活優渥，每天與電子產品為伴，學習各種才藝，還知道自己的根嗎？

「我就是想看三代之間的對比。」爺爺守着傳統社會的價值觀，父母則代表了富裕社會的上流階層，而女孩便象徵了演變中的中國社會，她，並不知道自己的歷史。所以當她去摸索、去了解家族的過去時，她的發現與改變也直接影響了整個家庭。父子重新對話，瀕臨破碎的家庭又重回正軌，彷彿抓住了那條連繫彼此生命的「根」。

Philippe 對中國家庭的揣摩不盡精準，卻把大概的輪廓展現出來，並充分掌握了父子、祖孫這幾個重點，延伸他對中國的觀察與體悟。老是說「項目太瘋狂」的 Philippe，對於這個變幻中的國度，還是非常感興趣，在拍攝期間讀了很多中國古典小說、詩歌、翻譯作品，「年輕時總是會幹傻事」，他忍不住笑說。

那還會再做嗎？「Why not？」



■導演 Philippe Muyl



影訊

中新社

兩岸電影展 首次走進台南

早前，第六屆兩岸電影展在台北華山光點電影館展開為期6天的放映。台灣兩岸電影交流委員會主委、知名導演李行介紹，今年兩岸電影展將首次走進台南、高雄，觀影者有機會集中接觸內地年輕一代導演和他們的最新作品。

影展開幕電影選擇今年2月上映、創造逾4億元人民幣票房的《北京愛情故事》，該片演員包括劉嘉玲、梁家輝、斯琴高娃、余男等，陣容強大。年輕導演陳思誠與演員佟麗婭亦受邀來台與觀眾見面、交流。

此外，片單上還有《爸爸去哪兒》、《前任攻略》及奪得東京國際影展影帝的《警察日記》等，多為內地今年第一季度居於票房前列的電影。台灣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導演朱延平說，除了票房與口碑，年輕導演強勢出線是內地電影近年的趨勢，希望透過「兩岸電影展」引介，台灣觀眾能更了解目前內地電影的方向。

李行表示，兩岸電影展自2009年首次舉辦，就力圖將兩岸年輕一代導演及其作品介绍給對岸觀眾；從最初吃力推廣到去年6部影片場場爆滿，台北觀眾一年比一年踴躍；今年7部影片參展，觀眾從免費索票走到付費觀影且票房良好，完全是這些年逐步累積的成績。

內地2013年初推出新措施，為台灣電影打開市場空間，不過《雞排英雄》等閩南語影片票房遇挫。李行特別介紹，今年6月13日至19日，兩岸電影展將在廈門、泰州、興化三地放映台灣影片，兩岸主辦方亦將在廈門等地加大推廣，希望為這一類型的電影打開閩南語地區市場。

率團來台的中國電影基金會理事長張丕民表示，台灣電影在內地市場爭取份額仍面臨嚴峻挑戰，近年來李行與朱延平兩位導演通過影展扎實搭建起兩岸青年導演交流、互助的平台。他希望，未來通過籌措基金等方式，讓兩岸青年導演、編劇展示創造力，讓兩岸電影愈做愈好。

台灣「文化部長」李應平也在開幕式上表示，電影是青年溝通最好的語言，影展為台灣年輕人打開理解內地社會、生活的一扇窗，希望兩岸青年電影人互相激盪，為華人電影發展創造契機。

對照記

文：勇先

消失的青春夢 《淘氣雙子星》

當近日過着汗流浹背的生活，彷彿提醒我暑假快到了。記得那些年，就算你已不是學生，但只要扭開電視，仍可感受到那獨有的青春氣息，因為電視台總會推出一些青春劇，吸納暑假百無聊賴的年輕觀眾，其中1989年的《淘氣雙子星》正是其中的典範。

這類劇集總有些共通點，如選角上會找當時的青春偶像擔演、故事結構較簡單粗疏，總之務求展現出年輕人的陽光與希望。《淘》找來25年前才廿歲出頭的李克勤和黃貫中擔任男主角查星宇和查星宙，故事便以這兩兄弟和一班中七同學展開。由於劇情簡單老套是此類劇集的特色，所以歡喜冤家變愛侶少不了。愛情線一向是港劇裡的主旋律，《淘》雖然說的是年輕人為追尋夢想而努力（如查星宇的理想是成為網球員，黃貫中飾演的桃芷美便向歌星夢進發），卻因為花太多篇幅談情說愛，自然馬虎收場，無論成功失敗都顯得不驕不癢，也欠缺為理想而奮進的感動。

筆者對此劇最深印象是結局時突然描述李克勤成為職業網球員，而且世界排名高至49位！這種幾乎零付出（至少電視觀眾看不到）卻有好成績的好結局，多少突顯年輕人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本土青春劇一向水平麻麻，近年幾乎被電視台自然淘汰，印象中大概是絕於「四葉草」系列之後。箇中原因，我沒有刻意考究，或者因為「偶像明星+老套勵志劇情」已被循環再用至無可再用，因而壽終正寢。老實說，電視台對某類劇集抱不思進取的態度而被觀眾淘汰，沒有甚麼值得惋惜。然而最可惜的是，這種演變彷彿提醒我們「年輕人要追夢」這個想法，在今日的社會中幾乎絕跡。八九十年代的青春劇難免胡鬧，雖然對愛情、對前途都有不切實際的想像，但亦呈現一份沒有任何負擔、「發夢」般的青春氣息，某程度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氣氛較為正面陽光，大家不用為正義公理無法伸展而憤憤不平，可以做個「我討厭政治」的人，大家只需專注自己的事，競逐各自的人生目標。可是今日的社會，只見愈來愈多道貌岸然的人在顛倒是非，既破壞了公義秩序，亦把社會推向單元發展的死胡同……

別說發一個浪漫青春夢，今日新一代想腳踏實地活出理想都好難。

文：大秀

影音館

《The Fault In Our Stars》青春殘酷物語

坊間認定，「絕症」是韓劇橋段，男女主角相遇、相愛，敵不過死亡仍將愛進行到底，最後亦是悲劇收場。但在美國，橋不怕舊最緊要受。改編自美國作家 John Green 同名小說的《The Fault In Our Stars》電影版將於下月上映，故事講述十六七歲的男女主角，同是受病魔折磨的年輕人，在絕症互助小組中遇上，男生為達成女生的心願去見某小說作家而出盡法寶，女生愛意萌生，卻怕成為重創心愛男孩的禍根，若即若離。誰知命運逆轉，有心人反成罪人，留下女孩面對死亡後遺症。大徹大悟後，發現當罪人原來並不可怕，只要對方肯讓你傷害就行。故事好像很玄，道理卻不是 Rocket science。

電影原聲也極力發放青春生命熱力，找來當紅九十後創作人參與，包括 Jake Bugg、Birdy、Ed Sheeran、Tom Odell 等等，而 Radio Friendly 也迎合故事男女主角的年齡層，不用硬塞老歌大玩 Endless Love。當中來自英國的「一人樂隊兼萬能音樂人」Ed Sheeran 最得我歡心。現年廿三，一頭亂髮加些少鬚根，這位英國長大的九十後在年

紀很小的時候已拿起結他作歌仔，專聽老牌創作人 Van Morrison 的作品；十一歲有玩具唔玩跟父母去聽 Damien Rice 演唱會，吸收音樂的能力比直升機家長的上升速度更快，廿歲就走紅，唱片大賣，絕對是音樂小神童。原聲大碟用他的〈All of The Star〉作首曲，聽過此曲後你也會為能作能唱的他着迷。

同樣來自英國的 Birdy 獻出的〈Tee Shirt〉和〈Not About Angels〉也非常動人，十二歲歌唱比賽後 Open Mic 逐漸為人所知，出道六年推出過兩張專輯，首張同名專輯卻收錄十首別人的歌（但這正好是參加歌唱比賽出道歌手所走的路），只有一首原創。這次收錄於電影原聲大碟的兩曲也是全新創作，兩者之間我較喜歡〈Tee Shirt〉，整體感覺較符合女角的狀態和心情。《The Fault In Our Stars》的故事讓我想起《在世界中心呼喚愛》，面對惡疾，年輕人還是將理智放在一旁，愛在當下、為着虛無的「理想」過日子，才是當前急務。《The Fault In Our Stars》的大智慧不在恆久，像上述兩位年輕創作人一樣，在最好的時光以最自我的方式活得燦爛。

